

巴雷河

孤独一座桥

云行雨施见精神

徐子芳



因为调皮的童年，爸爸早就把我送进学校，也就早早离开了你的怀抱。从此，对你，我只有匆忙的脚步。

悠悠岁月，悠悠古桥，悠悠情思。昔日的小孩变成了男人，再次走近你，是因为怀念而来的。你古老的一石，一草，一青苔，现在开成我生命的花朵，你掌中冉冉升起的微微湿润的暖雾，流逸成花朵四周诱人的芬芳。我看见有一个结缘的姑娘打伞走过桥上，像是丁香花一样。

我顿时感觉我已经不孤独了，你也一样。你就这样进入我的生命，你把你老去的血脉交给了我，说是给有缘分的人。我成为了传递圣火的人。于是，我就脱掉我的鞋子，走进你：残败的桥基中间三个孔，九曲河水悠悠向我流过来，连同泪与笑进入我的胸膛。你像深潭上浮动着的一条竹筏。你从不曾这般真实无

奈地袒露自己。你见证了人间的风雨。寒星与冷月用刻刀的清光轮番雕凿路面的一块块石板——那一张张凝重的面孔，却忽略了那一声声细如游丝的喘息。五老峰山都有了他们的伴儿，那么热闹，它们煮酒论英雄。而你，在夜里沉寂地与流水轻吟着岁月流逝的歌声。坐在桥上的我，除了听到汨汨水声和缓缓风声外，别无它音。这个时候，我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。因为，它是属于我所有。

如今，我已经离开你几年了，不知道益寿桥是不是记忆中的益寿桥，更不知道是否还有谁会在深夜里默默地与你相伴到天明。

孤独的一座桥，但愿你不要这样孤独下去，我会常常来和你相会。我们都是读懂对方。

胡适与乡人胡近仁

胡从

齐全，史实要详尽，为后人留下真史。

当初，冯顺娣带着小胡适到七华里外的七都村去看戏时，巧遇江冬秀母女也来看戏，是江冬秀的母亲看上胡适一表人才，文质彬彬，书香气质，就把女儿许配给胡适，还专门挑了江冬秀的私塾老师又是胡适的远方族叔来做媒的。两人婚礼的操办总管也是胡近仁。而炒菜的则是其妻石菊坪。

1918年5月2日，胡适给胡近仁的书信中写道：吾之就此婚事，全为吾母起见，故从不曾挑剔为难。（若不为此，吾决不就此婚，此意但可为足下道，不足为外人言也。）今既婚矣，吾力求迁就，以博吾母之欢心，吾所极为表示闺房之爱者，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。

1915年，在美国学习的胡适致信胡近仁，称他为“桑梓文人魁杰”，提出“吾乡文献衰竭，此责不容旁贷也。”首次提出为“整理绩溪何乡里国故”。胡近仁因当时家境尚好，且抽点鸦片，所以没有答应去北大教书，为此胡适还特作一首白话诗词《朋友》：两个黄蝴蝶，双双飞上天。不知为什么，一个忽飞还。剩下那一个，孤单怪可怜。也无心上天，天上太孤单。

胡近仁在家乡潜心修谱，十分辛劳，一共修过五姓家族的宗谱，修族谱时为了赶时间经常加班加点，别人提议抽点鸦片提提精神，谁知一抽就上瘾，进而毁了他

一生。胡适1928年7月24日致信胡近仁，力劝近仁叔住院戒鸦片烟，赠王荆公的“知世如梦”七律诗，第一次对近仁老叔提出严肃的忠告：“鸦片之害，可以破家灭族，此恶不除，上无以对先人，中无以对自己的天才，下无以对子女也。我们三十多年的老朋友，什么话不可以说？希望近仁叔不要暴弃自己，沉迷不返。”

胡适故居建于1880至1887年胡铁花之手，但没有装修好胡铁花就过世了。三十年代初，在江冬秀手上又整修过一次，我亲耳听到当时管祠堂的人胡恩美说过，江冬秀用了两根小木料与祠堂调换了一根大木料用于胡适故居。后来江冬秀在家打麻将，要她的侄媳李庆萱为她打扇乘凉，哪知李庆萱出身于官家小姐，是李鸿章的近亲兄弟后代，从小在家都是别人侍候她，哪有侍候别人的习惯，没有答应她，于是江冬秀就和她大吵一次，说房子是我修的，不答应就不给住，这事最后还是找胡近仁来调解劝和的。

胡近仁过世后，这个家庭里的事情还是找胡近仁的儿子胡福来。胡适大哥的长子十六岁死了，留下次子是个聋哑人，江冬秀写信让胡福来给其说门亲事，胡福来告知母亲石菊坪，最终还是在余村给胡适侄子找到了媳妇，后来还生了两个儿子。

本文作者是胡近仁的孙子，胡福来的儿子，现为胡适故居的管理人员。

气象，对一般如我等之人来说，是既知道，又陌生。像起风下雨、寒来暑往、冰霜雾雪、电闪雷鸣等等大自然现象，与我们生活相伴相随，紧密联系。它有时是福祉，有时又是灾难，真有说不清的爱和恨。所以，古人就发问：“气象尔何物，遂令我屡迁。”这说明，气象是一门有关天文地理的学问，神秘而深奥。要探测它，了解它，掌握它，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，今后还要继续延续下去。我们的气象工作者，为建立系统的中国气象学，做出了巨大努力和杰出贡献。

因为古人对气象的神秘感，对于干旱水灾不能应对，所以就靠烧香拜佛来解决，祈求玉帝开恩，龙王息怒。祈雨台、龙王庙就成为几千年来的一道风景线，演绎着繁衍不息的气象文化。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天坛和社稷坛。它们是历代皇帝祭天拜地的地方，以求得年成的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社稷者，土地和五谷之称谓也。所以皇帝又把社稷用来比作江山，认为天下的土地和五谷都是属于他的。皇帝虽然拥有控制天下的权力，但在天地之间，在神秘的气象面前，同样显得愚昧得很，渺小得很，与芸芸众生没有什么区别。

最先向天发问的是伟大诗人屈原。他在《天问》这首诗中写道：“朝东西眺望没有边际/朝南眺望没有头绪/朝山下眺望没有依旧/我的驱驰不知何所底止/九州究竟安放在什么上面/河床何以洼陷/地面，从东至西究竟有多宽/从南到北多少长/南北要比东西短些，短的程度究竟是怎样”。

诗人对宇宙气象虽不能理解，还能发出这样的天问，但皇帝们不懂又不问，甚至装懂。这便是大大小小天坛、社稷坛几千年依旧存在的理由。今天，在科学文化面前，在气象台、气象站遍布祖国各地时，天坛、社稷坛也好，龙王庙、祈雨台也好，都已成为古代气象文化的一种符号，一种永远不能抹去的文化记忆。

虽然今天，我们对气象学依然还处在观测阶段，对作家来说，更是知之甚少，这毫无疑问是一种缺憾。这里，我想举几例来说明安徽气象人在气象预报上作出的重大贡献。

其一，2007年6月，淮河流域发生的特大水灾，由于省气象部门的精心观测，准确预报，为领导部门科学调度提供了决策依据，保证了淮北流域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。

其二，2010年7月，我省长江流域骤降暴雨，省气象部门紧盯雨情，及时启动重大气象应急响应预案，确保了长江安澜，人民安泰……

这些预报，今天说起来轻描淡写，若要追忆当年当时，那是多么惊心动魄的史诗，值得我们去讴歌和传颂啊！

《周易》乾卦曰：“云行雨施，品物流行。”意思是说，天的力量很大，主宰云雨的分布，使万物生长。今天，我们通过气象预报方法，逐步掌握了云行雨施的主动权，把减灾防灾落到了实处，更好地为人民造福。

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关注气象的，因为风雨冷暖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。就说天气预报吧，那是我每天必看的。因为怕万一漏看了电视上的播报，又订制了手机短信天气预报。仅从这一点看，气象人的劳动成果，是多么伟大而又有意义呀。

我十分高兴能以安徽气象人的崇高品质、创新精神、伟大情操，来观照、来激励自己，由衷地为他们唱出一首优美的赞歌。

多少次，我走过你的身边，都不曾停下匆匆忙忙的脚步，仔细品味你的香气与灵气；多少次，我远远望着你，都不愿意用庄严的眼神，与你交谈。别人也一样。就这样，你成为了一座孤独的桥，静静地靠着高岸马鞍山南麓，苍凉地躺在九曲河上，守护着凉风洞以及这里的子子民民。你就是我深深喜爱的益寿古桥（今称霸陵桥）。

不该这样说你，说你是一个孤独的人，可是我没有找其他的词语来形容你。已经430多岁的你，没有一个伴儿，经历了世间的风风雨雨，不离不弃呆着。你记载着这里的创伤与微笑的历史，不声不吭。

所以今天，我专程来到你的身边，轻轻地踏着被岁月磨光的青石台阶，拾级而上，抚摸着弹迹斑斑的桥栏，仿佛触摸到一段沧桑的战争史，轻轻地叩响，隐约听到当年拔哥的呐喊声。站在桥上，远眺河水滔滔迎面而来，顿觉山城欲跃之感。俯瞰河中清流，上下天光，鱼游高空，鸟飞深水。仰头环望，险峻的马鞍山悬崖上古字在峥嵘草木中摇曳，夕阳辉映。

据说，在几十年前，你的身边还有许多的朋友，像古榕树之类的树木与你结伴站立在九曲河边，夏天的日子里，大人们在树下乘凉，品茶论道；小孩子则调皮地把童年交给你，从你高昂的头颅上跳到九曲河心，快乐就是你和九曲河之间。如今古榕树们功成名就渐渐隐退，而你一直在这里向人们叙述两岸的嘻嘻的童年和缠绵的朝朝暮暮、辛勤的劳作。一次又一次，不管是否重复，你就是不停地讲一个一个个故事。

今年是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。为了表达对这位新文化先人的一点心意，本人谈一点族人传下来的零片碎语，便于那些有识之士参考。

胡近仁与胡适生长在黄山脚下的徽州绩溪上庄，他们是同宗同族的族叔侄关系，父辈们关系就特好，胡近仁的父亲在光绪七年间做寿时，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就送了水礼一副去拜寿。少年时的胡适与胡近仁天天一起读书、玩耍，是最要好的朋友。有时候胡适提出来的问题老师都没法解释，他就跑去问乡人族叔胡近仁。随后他们互相借小说交换看，把看过的书都记在笔记本上，到胡适离开家到上海求学时已记录了有三十多本了，经常写诗作诗。

在胡适离开家后，家中的一切事务都委托族叔胡近仁照料。来信给他母亲冯顺娣时，是要胡近仁念给他母亲听，母亲有什么事跟胡适讲也是由胡近仁代笔写信。起先胡适在留学时要江冬秀写信给他，江冬秀也是找胡近仁帮她写好稿子，再让江冬秀抄写寄去。

胡适与胡近仁共同开办上庄毓英学校，胡适任名誉校长，而胡近仁任常驻校长。他们俩还商讨在上庄开办图书馆阅报社，馆社址定在上庄杨林桥桥头南端的胡适租房。在胡近仁受聘修绩溪县志时，胡适提出写大绩溪的建议，要求把绩溪旅外人员的名人、名事、名儒尽力搜集